

中国人民解放军
征战纪实丛书

红军征战卷



红军长征廿

红四方面军 征战纪实

下

魏碧海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红军征战卷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下)

魏碧海 著

(下) 红军征战纪实(下) 卷

新编校: 青 非

图宋史: 魏 非

类: 米: 核 非

出版社: 文艺 非

100001 00000

址: 北京西城区西便门大街40号

话: 010-66231038

E-mail: jfwy@bjwb.com.cn

册: 全 非

社: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本: 非

字: 30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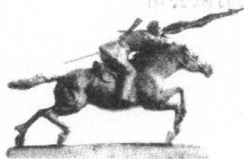
套: 非

号: 9901-0000

京: 2007年11月第1版

次: 2007年11月第1次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111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 下/魏碧海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

ISBN 7-5033-1464-8

I. 红... II. 魏...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2614 号

书 名：红四方面军征战纪实（下）

作 者：魏碧海

责任编辑：钱庆国

责任校对：张 爽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 - 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A5

字 数：302 千字

印 张：13

印 数：5001-9000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3 版

印 次：2007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7-5033-1464-8/1·1168

定 价：23.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强渡嘉陵

1. 天险不险 1
2. 徐总过江 7
3. 剑门关：天堂里的碉堡 11
4. 邓锡侯险些被俘 18

第二章 挺进川西

1. 坐失良机 24
2. 大搬家 27
3. 罨粟花丛中的阴谋 29
4. 奇袭千佛山 33
5. 迎接中央红军 40

第三章 雪山会师

1. 夹金山下 45
2. 北上？南下？ 51
3. 风雨抚边村 56

目 录

4. 两河口 61
5. 张国焘伸手要权 67
6. 芦花舌战 73
7. 流产的松潘战役 79
8. 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 86

第四章 草地惊变

1. 迷人而恐怖的处女地 98
2. 激战包座 103
3. 张国焘拒渡噶曲河 110
4. 电报官司 115
5. 巴西风云 120
6. 9月9日：历史的迷雾 126
7. 石破天惊 136
8. 秋风萧瑟 143

第五章 南下逆流

1. 阿坝的闹剧 149
2. 朱总和刘总 154
3. 虎落平原 159
4. 另立“中央” 165
5. 威武不屈的刘伯承 170

第六章 鏖战百丈

1. 蒋介石下了峨眉山 176
2. 初战告捷 181

目 录

3. 势如破竹	186
4. 逼急了了的刘湘	196
5. 血战百丈关	200
第七章 西进甘孜	
1. 林育英的“判决”	209
2. 征服大雪山	215
3. 锐不可当	221
4. 迎接二、六军团	227
5. 取消“第二中央”	233
6. 甘孜会师	239
第八章 三过草地	
1. 先锋	248
2. 两个老红军的回忆	252
3. 后卫	259
4. 围城	266
5. 初战马家军	272
6. 任胡子	277
7. 陈昌浩第一次顶撞张国焘	281
8. 漳县风波	288
9. 老天爷总跟张国焘过不去	294
10. 会宁大会师	299
第九章 西渡黄河	
1. 隐蔽造船	305

目 录

2. 毕其功于一役	309
3. 南线危机	315
4. 突破河防	318
5. 兵分虎豹口	324
第十章 血战河西	
1. 一条山之战	330
2. 狭窄的走廊	337
3. 古浪损兵	341
4. 战略策应河东红军	345
5. 疯狂的马家军	351
6. 高台喋血	358
7. 危城苦战	364
8. 血战倪家营子	371
第十一章 祁连悲歌	
1. 最后一战	379
2. 石窝分兵	388
3. 冰天雪地	391
4. 冲出绝境	396
尾 声	402

第一章 强渡嘉陵

1 天险不险

夕光渐渐被江水漂净，浩淼的江面白茫茫一片。成群的水鸟一如既往地忙碌着，上下翻飞，钻空入水，时而发出略显凄凉的啼鸣。

川军营长陈择仁最后一次举起望远镜，隔江了望。嘉陵江东岸的丘陵曲线柔和，宛如一屉挤在蒸笼里的馒头，唯有塔子山孤峰雄峙，状如狼牙，挡住了他的视线。对岸的船只早被他搜集一起，淋上煤油，一把火烧光了。江上舟楫无存，红军想渡江除非插上翅膀。

陈择仁看酸了眼，却连个人影都没发现，“格老子，搓麻去！”他扔掉望远镜，带着他手下的那群双枪将，前吆后喝，乍乍呼呼地离开了江边。

那时的川军官兵十有八九染上了鸦片烟瘾，除了一枝钢枪，还有一支烟枪，故号“双枪将”。

当然营长陈择仁是个例外，他比其他人多了一支猎枪，人称“陈三枪”。

1935年3月28日夜，当陈择仁部在营中聚赌之时，一支庞大的船队正悄悄逼近嘉陵江边。

不过，这支船队走的不是水路，而是旱路，准确说是山路。

李先念的部队肩扛着六七十条新造的木船，翻山越岭，浩浩荡荡开过来了。一位银髯垂胸的老翁目睹此状，惊诧莫名：“活了六十多岁，走遍了全四川，只见过水里驶舟，没听说山里行船，真是怪事！”

李先念的第30军是这次渡江战役的主力，后面跟着许世友的第4军，数万人马，虽有隐蔽行军的命令，仍然搞得山摇地动。可是这一切全被雄峙江边的塔子山挡住了，嘉陵江上看起来还是风平浪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战争已经迫在眉睫。

嘉陵江是四川省四大名川之一，发源于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由北而南，到了广元与白龙江汇合，水势陡然增大，江水受两岸悬崖峭壁的挤压如脱缰的野马，扬起一个又一个高高的浪头，咆哮奔腾，一泻千里。惟苍溪至阆中一段，江面开阔，水流较缓，西岸滩头平坦，东岸的塔子山俯视西岸，便于发扬火力，实为理想的主渡点。可是川军田颂尧部见此段江道最为宽阔，因而防守较弱，百里江防只部署了3个团，担负前沿防御的仅4个营。

当时川军在四百里的嘉陵江防线上共部署了53个团。邓锡侯的第28军共21个团，防守上游的广元以北的朝天驿至射箭河一线，田颂尧的第29军共32个团防守昭化以南的射箭河至

南部的新政坝一线。田颂尧未经实地考察，仅凭江道宽窄轻率布防，结果主次颠倒，强弱不当，让红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战后，他曾感叹道：“匪军竟乘虚进攻，真可谓善于选择弱点。”

关于塔子山主渡点的选择经过有不同的说法。

我亲自审定各个可能的渡江处所，最后选定由苍溪县城附近地区渡江。这里江面甚宽，对岸又有敌方重兵驻守，我的军事顾问们多不以此选择为然，我认为这个地方的条件最好，而且敌人决不会疑心我们会在这里渡江，我们正可以利用他们的疏忽。

这是张国焘的说法，他认为择选塔子山主渡点是他力排众议的结果。理由是可以出奇制胜，即“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

傅钟在《西渡嘉陵江》一文中写道：

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亲自率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沿嘉陵江东岸寻找了三四百里，最后才选定在苍溪与阆中两县之间塔子山下。

傅钟的说法为大多数战史研究者和纪实文学作家广泛引用，即塔子山主渡点是徐向前经实地勘察而选择的。

徐向前回忆说：“江面宽阔，敌意想不到红军会从这里渡江。敌兵力配置单薄（仅3个团，前沿只有4个营），防守亦较松懈。”

徐向前的说法显然符合事实，“敌兵力配置单薄”，并非“敌方重兵驻守”，不然，田颂尧为何感叹：“匪军竟乘虚进攻，真可谓善于选择弱点！”

午夜刚过，江上刮起了大风，涛声拍岸。一支红军突击队乘坐小船，如离弦之箭向西岸疾驶而去，划桨声被涛声掩盖了。上岗的川军抱着烟枪，蜷缩在避风处，吞云吐雾，对于江上的情况一无所知。

塔子山下大军云集，上万人马隐蔽在密林中。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悄然来到 88 师的集结阵地，30 军副军长程世才和 88 师师长熊厚发迎了上去。

“呃！情况怎么样？”王树声压低嗓门，“突击队过去没有？”熊厚发将手中的鬼头大刀往江中一指：“嗯！快了！”

王树声见白茫茫的江上有七八条小船正对岸飞速驶去。

“准备好了吗？偷渡不成就强渡！”

“没得问题！”熊厚发抖动手中的大刀片，发出一阵咕咕的响声。

王树声环视四周，黑暗中有无数颗眸子熠熠闪光，定睛细看，隐藏在草丛中的木船隐约可见，战士们围在船旁，背插大刀，手握钢枪，跃跃欲试，猫着腰如一张张蓄势待发的强弓。看那架式，只要一声令下，似乎能把塔子山抬起来。

突击队很快抵达了西岸，一百多只“夜老虎”跳上滩头，朝哨棚里忽明忽暗的火光扑去。五名川军士兵悠闲地抽着大烟，昏昏然，飘飘然，在半神仙状态中成了真正的神仙。

后来在 88 师中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名船工正在解缆绳准备返航，突然发现有几个圆乎乎的东西朝江边滚来，其中两个掉进江里，一个撞痛了他的脚脖子，细一看，妈哟，一个死人头，鼻孔里还冒烟呢！

突击队连摸了三道哨，直抵川军第 20 旅第 40 团第 2 营营部。营长陈择仁还在一间乌烟瘴气的厢房里打麻将牌。此时卫

兵见一伙手提大刀的人破门而入，惊得大声呼叫：“我的个娘呢，赤匪！”

陈择仁闻声，撩开厢房的门帘，脑袋便搬家了。营副拔枪顽抗，算是打响了嘉陵江战役的第一枪。

塔子山主渡口上 30 军 88 师的主攻部队，抬着新造的六七十条白花花的木船下水，开始强渡。

与此同时红 31 军和红 9 军分别在鸳溪口和涧溪口两个渡口实施强渡。这两个渡口也在苍溪与阆中之间敌防守薄弱地段。平静的嘉陵江顷刻间沸腾了，无数木船冲出树林、滑过草丛、跃进江水，如离弦之箭直射西岸。架在船头的轻重机枪喷吐着长长的火舌。塔子山上的红军炮兵集中火力朝对岸猛烈轰击。江上弹道如织，火光冲天。

这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渡江作战，在整个红军战史上，也只有一方面军横渡湘江之战可与之媲美。两次战役都十分壮观，但湘江之战犹显悲壮，嘉陵江之战可谓雄壮。

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粉碎敌江防阵地，然后向敌纵深迅猛穿插，左右迂回，川军嘉陵江防线上的坚固堡垒，密集的鹿砦，纵横交错的战壕全部成了无用之物。当他们从睡梦中惊醒将枪口对准江面时，红军已经迂回到了他们的背后。

潼川第 29 军军部，军阀田颂尧披着睡衣如笼中困兽，团团乱转。隔壁的作战室参谋们正吵吵嚷嚷地与前线将领通话。不时有垂头丧气的幕僚前来报丧。先是营长陈择仁死了，接着又死了两个营长江文钦、贺占云，说明一线前沿已被突破。凌晨 3 点左右，又死了个团长陈崇朴，旋即又报第 20 旅旅长陈继善重伤，第 21 旅旅长杨特生重伤，说明纵深防御阵地亦被突破。

红军的突破口选择在川军第 12 路军的防线上，可是该路指

挥何德隅擅离职守正在休假。田颂尧捶胸顿足，破口大骂：“龟儿子，龟儿子，老子非宰了你不可！”

“军座，可令阆中罗乃琼师侧击匪左翼，迫匪回渡。”副军长孙震一身戎装笔挺地立在地图前。

田颂尧停止踱步，沉吟半晌，说：“徐匪一举突破我百里河防，系倾巢来犯，意在扩大他们的所谓苏区，绝非我29军孤军可挡。”

孙震道：“匪军已楔入我纵深，若南北迂回，我江防部队必陷重围，不可再犹豫了。”

“部队是你我一手拉起来的，丢了地盘不要紧，丢了部队你我都得喝西北风！”

“军座的意思是……”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田颂尧用指节敲击着地图，“保存实力，快令前线部队撤，晚了都包饺子啦！”

孙震皱眉道：“重庆、成都方面恐怕都不好交待呀！”

当时蒋介石的参谋团驻重庆，主任贺国光，负监督四川各路军阀剿共之责。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驻成都，统一指挥川军各部。

“剿匪又不是我田颂尧一个人的事！撤！”

孙震来到作战室，亲自向前线各部下达撤退命令。罗乃琼师第5旅旅长马泽曾因苍溪失守受过处分，当接到撤退的命令时立刻意识到这是田颂尧为了保存实力。这位精明的旅长害怕日后追查下来，得由自己背黑锅，不敢遽然应命。孙震只好请田颂尧亲自下令。

“你老弟真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绳哟！”田颂尧抓起电话挖苦道。

马泽在电话那一头应道：“军座，吃一堑，长一智嘛！”

“老弟哟！”田颂尧不耐烦了，“你想打仗还不好说，日后有打不完的仗。这次听我的，快撤！一切由我负责。”

“小弟等的就是这句话！”

田颂尧放下电话，骂道：“龟儿子，都要包饺子了还给老子磨牙、耍心眼！”

2 徐总过江

经过彻夜激战，红军在嘉陵江上架起了三座竹扎的浮桥。徐向前站在塔子山主峰目睹他的大军从浮桥上源源通过。对岸的枪声渐渐远去，战线正在向敌纵深延伸。

“胜券在握。”

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名将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了。他望着血潮翻滚的嘉陵江长舒了一口气。红日冉冉升起，将他瘦长的身影投下高山，一直映到江面上。

川陕根据地经过反敌六路围攻之后，民穷财竭，必须拓展一块物资丰富、人口稠密的新区，以应付敌人新的“围剿”。徐向前提出了建立川陕甘苏区的计划，即依托川陕老区，向甘南发展。此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不久中央红军在湘江遭到重大挫折，蒋介石掉转身来亲自部署对红四方面军的所谓“川陕会剿”。方面军电台不止一次侦知敌方电讯：“朱毛残匪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在川黔湘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惟徐向前一股在川北极为猖獗……”。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可能会把重点围剿对象移向川陕苏区。1935年1月12日，贺国光率委员长南昌行营参

谋团抵达重庆，对川军“剿匪”作战进行监督指导。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由甘南入川，准备充当“川陕会剿”的主力。为了挫敌锐气，徐向前亲率一部主力发起广昭战役，攻击胡宗南部丁德隆旅。敌坚垒不出，野外歼敌无望。正在此时，忽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 1 月 20 日来电：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我野战军（即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徐向前立即放弃与胡宗南的较量，回师部署西渡嘉陵江战役，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嘉陵江向称天险，又有敌重兵把守，碉堡林立，要想强渡绝非易事。方面军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紧锣密鼓地进行渡江准备工作。徐向前率少部兵力北袭陕南，连克宁强、沔县和阳平关，迫使胡宗南将入川的兵力撤往甘南，川军邓锡侯部 5 个江防团北调接防，减轻了渡江作战的压力，将敌注意力引向了陕甘，隐蔽了渡江的战略企图。此时，中革军委来电：

我野战军原定渡过长江直与四方面军配合作战，赤化四川，及我野战军进入川黔边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川敌以 12 个旅向我追击并沿江布防，曾于 1 月 28 日在土城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江计划不能实现。因此，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广大地区活动，争

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

中央红军因敌围堵暂不能北上入川，而四方面军已完成了渡江部署，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1935年3月29日上午，当徐向前通过摇摇晃晃的浮桥，向嘉陵江西岸走去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川陕根据地就这样被放弃了。那是几万红军将士的鲜血赤化的苏区。事实上四方面军的长征也由此开始了。

徐向前率领他的交通队向剑阁疾进。沿途所见，满目疮痍，到处是燃烧的村镇。避难的百姓聚在远处的山头上，眺望被川军溃兵焚毁的家园，恸哭之声隐约可闻。

31日中午，徐向前一行快马加鞭抵达剑阁城下，城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焦糊味。川军逃跑前放火焚烧米仓，大火蔓延，使西街铺房成了一片火海。徐向前进入城关，见一伙被俘的川军将街道堵塞了，这些未及逃走的溃兵穿着杂色衣服，极为狼狈。

“闪开！闪开！”

警卫人员挥着马鞭大声嚷道。看押俘虏的红军战士见是总指挥来了，立即将俘虏推向两旁，让出一条道来。

徐向前勒住马缰，立在街心，前面是熊熊燃烧的大火，俘虏们都被灼得面红耳赤。

“为什么不组织人救火？”徐向前问。

“大部队都追敌人去了，我们人手不够哇！”一位红军干部回答道。

“让俘虏都去救火！”徐向前命令道。

“是！”那位干部转身吆喝，“救火救火！都去救火！”

俘虏们跟在红军后面朝大火扑去。有位小个子俘虏朝徐向前打量了一番，悄声对一位红军战士道：

“你们红军的师爷有良心……”

“什么师爷，那是我们……”红军战士止住话，犹豫一下，“说出来吓破你的胆！他是我们徐总指挥。”

“你哄伢子呀？川北巨匪徐向前是这个模样吗？”

“什么巨匪，你们才是匪呢！杀人放火抢东西，看你们穿的什么衣服！”战士越说越气，朝小个子后脑勺拍了一巴掌。

小个子一个趔趄，哎哟连声，朝救火的人群钻去。

当时川军的军官向士兵和百姓们宣传说，徐向前长得青面獠牙，眼如铜铃，鼻孔喷火，每天要蒸一个小孩当点心。川北的孩子被吃光了，要过嘉陵江了。

没料到徐向前身材瘦削，面容白皙，鼻梁上架一副近视眼镜，看起来像一个文弱书生。

这场大火直到黄昏始才扑灭。徐向前走进原川军覃世科的旅部，此时川军的通讯尚未中断，警卫员和通信员拿着电话与敌人对骂。徐向前正好听见电话里有人问：“赤匪打到哪里了？你们情况怎么样呀？”

“老子是红军，你们完蛋啦！”警卫员骂道，满屋人哄笑不已。

“你这样回答不把敌人吓跑了吗！”徐向前道，“再来电话，你们就冒充他们的人，摸摸情报。”

战士们恍然大悟，立即安静下来，守了片刻不见铃响。

“真把敌人吓跑了。”一位战士懊悔不已。

“他不来，我们主动找上门嘛？”徐向前提醒道。

通信员心有灵犀一点通，按住电话机，旋动摇把，果然又